



司马光该不该砸缸



文 / 韩晓艳

图 / 马宏亮

金秋十月，笔者应邀去河南参加“全国作家看信阳”的采风活动，其间，和文友们一起参观了位于信阳光山县的司马光故居。来到这里，我才知道，这位北宋名相大名里的“光”，正是光山县的“光”，是他的父亲、时任光山县令的司马池以宦地之名为儿取名。光山人深谙司马光价值的现代利用，不仅司马光故居所在的宾馆冠以司马光宾馆，农业上也有司马光茶园……在参观中，谈起发生于此的司马光童年轶闻“砸缸救人”，有位笔友打趣道：“不知司马光砸的是谁家的水缸，若是自己家的还好，要是别人家的，司马光有没有被人追索被砸坏的缸钱？”同行者们闻言大笑，连说荒唐。可我笑过之后细想，司马光砸缸的风险，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呢。

北宋年间，这一口能装下小孩的大缸，烧制难度不低，怕也是价值不菲，绝对能抵得上小司马光一个月零花。可这孩子抄起石头，说砸就砸了，并没有斟酌砸了这缸会不会被爹爹责骂，也没有多想有什么办法不砸缸也能救人……想到这里，这小小的司马光，又让我多了一层佩服，他除了有砸缸救人的大智慧，还有以人的生命为第一位的大境界，有当机立断的大担当。

司马光该不该砸缸？也许大家都会想，生命和财产面前，当然是生命重要，司马光虽小，自然该明白道理，这何用专门夸赞。可我倒要说，未必。

想起之前看过的一则报载新闻，某女驾车带孩子出门，下车时误将孩子锁在车里后离开。幸好民警及时赶到，砸窗救出孩子，可是该女子不仅不道谢，反而急于查看车窗“伤情”，还质问民警有没有必要砸窗。瞧，与“问人不问马”的孔夫子正好相反，这世上从来就不缺“问马不问人”的蠢人。更有某些智叟式的人物，等到人被救出来了，就事后诸葛亮地大谈什么“有没有更好的办法”。

再拿当下的时事来说，今年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肆虐，政府果断采取大规模的隔离措施之时，也有不少人担忧“经济运行风险”，“这么搞，GDP还要不要了？”限制人员流动、暂停商业活动、延迟企业开工……这些带来经济风险固然存在，但正如毛主席所说：“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；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。”只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，各种得失，不难权衡。

某些推崇“普世价值”的西方大国，却正好相反，更在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，在强大的资本力量影响下，为保住生产和消费，始终不愿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。凡此种种，正是舍不得砸缸救人的愚蠢。现实给了这种愚蠢有力的回击，等到他们发现不仅疫情扩散，更带来经济雪崩的时候，才悔之晚矣。

中国虽然经历了年初短暂的经济低迷，如今已大步走出低谷，成为万马齐喑的全球经济形势中“逆行”增长的亮点。这正是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大境界、当机立断的大担当取得的大成功。从古代贤哲到现代领袖，从小小的司马光砸缸，到泱泱大国的治国理政，“以人为本”的大道，原本相通。

一个患者到小医院打针，叮嘱护士慢点打。可护士也许是打快针习惯了，照样速战速决。

或者是她以为这就是慢了，弄得患者疼得直叫。护士到医生房间说了这个情况，医生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：“别惯他那毛病。”

一句似乎脱口而出的话，泄露了说话人内心的傲慢与冷漠。也许，他们整天面对痛苦的面孔已经习以为常，引不起内心些微的反应；也许他们日复一日地机械操作，病人在他们眼里只是流水线上的一个物件，没有恐惧也没有痛感；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心里在想，我这只此一家别无分店，就这玩意儿，你爱吃不“歹”。

这种心态似乎病菌一样潜伏在许多人的心底。他们把别人正当的要求看做毛病，把本来应该做好的工作视为惯别人毛病。于是，许多事情就由小变大，由癣疥之疾变成肘腋之患。

这些年上访的事情接连不断，有的甚至集体上访，堵塞交通，发生冲突，把许多地方政府弄得焦头烂额。

细究起一些上访者的初衷，多数是一点小问题没给解决，一些小冤屈没给答复。本来就像碰破了一块皮，抹上一点红药水或贴上一个创可贴就好了。可有些人面对这小口觉得没什么了不起，连最简单的办法都不采取，结果伤口溃烂，变得更不好处理，也就更不愿处理。

其实，多数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，得寸进尺者总是极少数，只要相关部门别抱着傲慢

惯毛病

刘兴雨

和冷漠的态度，事情绝不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可惜，许多人在事情刚出现时就抱着“别惯他那毛病”的心理，结果事情越闹越大。就像一些地方的老板，人家在你那干活，就应该按时给人开工资。可他们就像那钱能下崽儿似的，舍不得拿出来。到了寒冬腊月，人家急于回家过年，连个路费都没有，跟他要钱，他摆出一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无赖架势。逼得人家要跳楼。这时候，有些人还是那副傲慢的德行，甩出一句“别惯他那毛病！”就该吃吃该喝喝。不知他们长着怎样的心肝。有些老板不按要求给人补偿，人家不答应，就来硬的，找人拆人家房，理由也是不能惯他那毛病。

诚然，有些毛病是不该惯，比如小孩子不正常吃饭，家里人要端着碗追着喂；比如小学生不认真听课，在课桌里一个劲儿玩手机；或者是有的小孩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据为己有。

这些都属于不当行为，都是毛病，家长老师对这些毛病当然不宜惯。

可有些人嘴里的毛病，往往是别人正当的要求，是他职责范围内应该解决的事情。他由于所处的位置，别人有求于他，他就端起了架势。好像不这样就显得他不重要，不这样就显得他不值钱。于是冷冰冰、牛哄哄，门难进、脸难看，怎能不让人心生怨气，怎能不激化矛盾。

其实，对百姓的痛苦冷若冰霜，对存在的问题一拖再拖，才是真毛病，这样的毛病才是真正不能惯。

说“淡”道“泊”

迂夫子

于水，才有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之说。君子之交，就该如此，即使彼此三五载不见面，见面也如从未分开一般。相对地就有了“小人之交甘若醴”之说，整天腻在一起的哥们儿，觥筹交错，吆五喝六，貌似关系很瓷实，一旦因利因权有了争执分歧，往往会上作鸟兽散。

洪应明说：“遍阅人情，始识疏狂之足贵；备尝世味，方知淡泊之为真。”人往往在阅遍人情之后才会知道，豪放不羁的人最该值得珍惜，因为他们疏狂的内质是坦诚相见，从不刻意掩藏；也只有在备尝世间百味之后才会品出，淡泊才是人间最真挚的东西。而这最真挚之物，也不过是三杯两盏淡酒，亦或是粗茶淡饭，甚至就是朋友之间的相对无言，默默关注……

“淡”，非无；有，却不执。“淡”的状态很微妙，属于若有若无的轻灵之境。“泊”，乃停泊，泛指止息。“淡泊”其实就是“甘于淡、止于淡”之意。粗茶淡饭不是淡泊，能过锦衣玉食却仍粗茶淡饭才是淡泊；轻车简行也不是淡泊，明明可以驾豪车前呼后拥却轻车简行才是淡泊。这“淡”与“泊”一旦携了手，人生便有了大气象、大境界。

淡泊之士能把一切看淡，能淡看一切，任你大千世界，花红柳绿，燕语莺声，我自淡然处之，宠辱不惊；守得住底线，不趋炎，不附势，不随波逐流，相信平平淡淡才是真。

淡泊，实乃人生大智慧。